

〔印〕贾纳丹·塔库尔著

英迪拉·甘地 和她的权术



26.1461657

605

C.2

英迪拉·甘地和她的权术

〔印〕贾纳丹·塔库尔 著

张	涵	译
施	辉	校

新华出版社

英迪拉·甘地和她的权术

〔印〕贾纳丹·塔库尔 著

张 涵 译 施 辉 校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 华 社 印 刷 厂 排 版

一 二 〇 二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37,000字

1981年3月北京第一版 1981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11203·015 定价：0.56元

（内部发行）

序 言

一九七七年七月我写完《总理的班底》一书之后，把所有关于甘地夫人的笔记和剪报都塞进一个大纸袋，用透明胶纸封起来，扔进了我的文件柜的最底层，希望以后再也不需要拿出来用了，除非是扔掉。当时我的想法多么不对！几个月之后，我的记者笔记本中有一半都是关于她的材料，而且，把所有关于人民党人的剪报合成一个卷宗，才等于甘地夫人一个人的剪报卷宗的三分之一。她不光是存在着，而且又忽然处于政治舞台的中心。她犹如五朔节花柱，许多人围着她跳舞，尽管其中多数人要置她于死地。但这一切也对她有利。

甘地夫人的暴行导致了人民党的诞生，现在钟摆似乎又摆到了她这一边。人们又一次称她是唯一能恢复国内秩序和纪律的人，显然许多人又迫不及待地愿意再次上当——被她的所谓“有魅力的领导才能”所欺骗。她究竟有什么魅力？能对国家作出什么贡献？在她当总理时，没有一个人比P·N·哈克沙观察得更仔细，是他编造了种种关于她如何伟大的神话，如果你请他谈一谈对这位女士的评价，他会对你说：

“她肚里空空——没有什么货色，也没有信仰。”要把某个领导人塑造成超自然的人物，所需要的只是夺权的初步胜利和完全控制各种宣传手段。许多独裁者的道路之所以平坦，是因为那些不满现状、牢骚满腹的人们缺乏政治判断力，随时都会向救世主的个人崇拜屈膝投降。

不只是骄横自负的人民党领导人帮助了甘地夫人复辟，我们大家都有份。当我开始写这本书时，我问了新闻界的许多朋友：他们对过去二十八个月中新闻界对甘地夫人的报道有什么看法？有一位朋友的回答总结了所有人的看法：“新闻界被甘地夫人迷住了。印度记者到处跟着她，犹如英国人跟随他们的女王。他们认为她是很好的报道材料，也许是这样，但有些记者无意中对她的报道过分了。他们没有用批判的眼光来鉴别她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那些权威的人物，即负责社论版的人，也未能估计到她那个营垒对我国民主制度可能造成的威胁。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国大多数记者对于支持哪一个党是有着切身利害关系的。第二个原因是，那些反对甘地夫人的人们在内心深处还是害怕她可能东山再起，这样他们就可能失去工作或晋升的机会。高级记者渴望在外交部得到一官半职或在某个政治部门任职。这种愿望使他们不能自由地、不受束缚地作出客观的评论。当社论版的编辑在打字机前坐下来时，他总要瞻前顾后，考虑她是否会再次执政，他的观点往往要受到这种想法的支配。”

我要承认，我也被甘地夫人迷住了，我写的关于她的文章比写别的人多，但是我尽了最大努力对她进行如实的描

写。本书的目的也在于此。

最后，我要感谢那些曾帮助我、鼓励我从事本书写作的朋友们和同事们，我还要感谢艾维纳希·帕里查、帕拉莫·布希卡纳、曼迪拉·普里、克里希纳·穆拉里·基山、吉里加·香卡尔·辛格、玛丹·马霍特拉、拉金德拉·萨林、维贾伊·瓦希斯塔、帕那·英蒂亚和弗克斯为本书提供了照片。

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夫人和孩子们，没有他们的推动和帮助，本书不会这么快就问世。

贾纳丹·塔库尔

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伤心泪.....	(1)
第二章	再露头角.....	(32)
第三章	逮捕闹剧.....	(52)
第四章	第二次分裂.....	(72)
第五章	儿子的政治新生.....	(92)
第六章	奇克马加卢尔的 ¹ 议员.....	(108)
第七章	失去卡纳塔克邦.....	(125)
第八章	人民党垮台.....	(147)
第九章	东山再起?	(189)

第一章 伤心泪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夜晚。几乎人人都没有睡觉。全国各地，从大城市到小集镇，人们都聚集在街头巷尾。甚至连乡村中的人们也都一簇簇地围在有收音机的地方。

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日夜晩，胜利者欣喜若狂，失败者垂头丧气。

德里沉浸在一种难以置信的欢乐之中。午夜以后，一群群人们仍云集在张贴选举结果的布告牌四周。从蒂拉克桥一直到城里的巴哈杜尔·夏·扎法尔路，沿途挤满了汽车、摩托车和行人。有些人带来了鼓，有些人拿出了喇叭。每听到一个可憎的名字落选，欢呼声就响彻云霄，不由人想起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的一个夜晚。那时候，拉哈尔^①的天空曾是印

①（为译注，下同）：指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日，印度等机场空军袭击巴基斯坦的拉哈尔、卡拉奇、拉瓦尔品第、白沙瓦，重创巴空军，在西线获得制空权。印空军飞机白天、黑夜均可自由出入巴领空，仅十二月四——五日夜間就有100架印飞机进入巴领空。

度的天下。在那些日子里，许多人都欢呼英迪拉·甘地是难近母神。^①而现在，她却掉进了垃圾堆，权力和荣耀一下丢得精光。这实在太突然了！

十一个漫长的年头以来，赛夫达琴路一号住宅一直是权力的中心。那天夜晚，城市其他地方和一号住宅之间的无际天穹跟平时没有什么两样，但一号住宅四周却是一片寂静，静得连针落地都能听得见。当甘地夫人三十多年的老朋友浦浦尔·贾雅卡（注）晚上九时左右来到时，连两条爱尔兰狼狗都不吠叫。大门口没有来来往往的汽车，也没有忙忙碌碌的宾客。贾雅卡夫人被直接带到了会客室。甘地夫人独自一人坐在那儿沉思。见到朋友来了，她淡然一笑，站起身来拥抱她。

“浦浦尔，我失败了，”她说。

浦浦尔知道英迪拉所得选票比对手少，但这种肯定失败的口气使她感到迷惑不解。“真的吗，英迪拉？”她问道。甘地夫人只是点了点头。她俩在一起呆了三个小时，谁也没有说多少话。沉默就足以表达两人的心情。贾雅卡夫人感到，英迪拉的脸色冷漠而无表情。“她内心有着冷静的勇气，一种奇怪的内心的尊严……”当然，她无法估量甘地夫人的思绪。她是在追忆往事？还是在预测未来？也许她在思念正从苏坦普尔风尘仆仆地往回赶路的儿子？

① 难近母为印度教中美貌勇敢，战胜恶魔的女神。

注（为原书注，下同）：浦浦尔·贾雅卡当时是全印手工业局局长。

在他的失败已确定无疑后，桑贾伊^①和他的妻子在十来个赳赳武夫的保护下驱车回到了勒克瑙。在他忠实的老朋友首席部长纳拉因·杜德·泰瓦里的家里，桑贾伊一连几小时从电传机房到专为他安排的套间之间发疯似地来回穿梭。

（注）他看上去精神沮丧，绝望地啪啦啪啦翻阅收报机上的纸条，问一位工作人员：“我妈妈怎么样了？”她竟然也落于人后的消息使他震惊。晚上十一时左右，他和他的妻子乘专机飞回德里。

仅在大选前几天，甘地夫人就预感到会失败。使她担忧的不是研究分析局^②或情报局的报告，也不是报纸上那些关于她的党会遭到大败的含蓄报道。难道这些预言黑暗的先知，过去不是被证明过错了吗？他们不是在一九七一年也预报说她要失败吗？使她担忧的是她的精神法师阿南达马耶大妈给她的一串护身念珠突然断了。她匆匆忙忙地把珠子捡起来，但是少了几颗。她找不到丢失了的珠子。她把此看作不祥之兆。

哦，老天爷！她为什么不听桑贾伊·甘地的话呢？他曾一直坚持，她不应该宣布大选。她的国防部长班西·拉尔也是这么说的。桑贾伊和班西·拉尔两人还曾制订出一个行动计划。第一步是举行一次立宪议会。他们还曾为此进行游说，

① 桑贾伊·甘地是甘地夫人的小儿子，于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三日因所驾驶的飞机坠落身亡。

注：见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印度快报》。

② 印度中央情报机构。

据说没有得到她的同意。他们的许多上层密友也愿意按他们的意见办。一个以“重新审议我们的宪法”为题的文件正在散发。该文件旨在修改宪法，建立一个戴高乐式的总统制，和一个“最高司法委员会”来取代最高法院。这显然因为他们与国家现有的司法制度发生过恼人的磨擦之故。甘地夫人本人也相信需要修改宪法，但她对于就是在自己党内能否通过也还没有把握。尽管宣布了紧急状态，钳制了报界，但这些建议所遇到的抗议风暴还是削弱了她。她曾以一位真正的民主派的精神宣布，“这得由全国人民共同来决定”。（注）她还是让这项计划告吹了。难道这不是一个错误？

假如那天晚上她心中是在想这些事情，那她的面部表情却没有流露出来。她的特使穆罕默德·尤纳斯哭丧着脸走了进来，形容憔悴，心神不定。她的私人助理达万拿着一张纸条走进来时，脸色灰白，显然这是从赖巴雷利用热线传来的最新投票数字。她镇定地接过纸条，邀请浦浦尔·贾雅卡与她共进晚餐。拉吉夫和索尼娅在哪儿呢？她被告知他们不想吃晚饭。但她坚持说，他们一定得吃。她的意大利儿媳索尼娅进来时揉着眼睛。拉吉夫一声不响地跟在后面，看来十分不安。“他们坐在那里心不在焉地拨弄几只水果，”贾雅卡夫人后来说。但甘地夫人从未失去镇静。即使当达万再次进来告诉她，她已落后两万五千票时，她仍十分沉着。未等了解更多的细节，她就召开了内阁会议。

贾雅卡夫人于半夜时分离开时，部长们开始陆续抵达。

注：见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六日《远东经济评论》。

必须作出一项重大的决定，应当及时撤销紧急状态。她担心紧急状态会被用来对付她；有些顾问曾经对她这样说过。她必须迅速撤销紧急状态，于是就深夜召集了内阁会议。在当初强行实施紧急状态时，她不屑召开内阁会议，而现在她要按正常的程序来做了，以免有人质问撤销是否有效。她受到各种各样忧虑的袭击，然而她的脸部表情丝毫没有流露她内心世界的动乱。

她的内阁同僚们历来被她当作供差遣的仆从，对她今夜的谦恭和亲切感到十分惊讶。她还一反常态，走到门廊去向他们一一道别。克瓦贾·艾哈默德·阿巴斯花了好几个月的精力来收集那个多事之日的情况，他作了以下的描述：

当最后一辆车开走之后，她独自一人站在那儿，转身走进屋子。（她突然想起）她已无权把这座房子称作自己的住宅了……墙外只听到警卫来回走动的皮靴声和从“立正”到“稍息”变换姿势时步枪的铿锵声。“有人吗？”她呼唤佣人。没有人回答……她走到电话机旁，拿起了话筒。“是，夫人，”电话员困倦的声音回答说。

“是要赖巴雷利吗？”他怎么知道？她心里纳闷。“不，”她高声回答说，“替我接奥姆·梅塔。”她知道电话员有办法更快地接通赖巴雷利……（注）

三月二十一日凌晨三时，人人都已知道甘地夫人统治的末日已经到来。甘地夫人在赖巴雷利的选举代理人福特达尔

注：见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日克瓦贾·艾哈默德·阿巴斯所著书。

想尽一切办法企图强行决定重新投票或至少重新数票以便推迟宣布结果的时间，他的努力都失败了。甚至连曾为自己获得“赖巴雷利的亲王”称号的总理的管家叶西巴尔·卡普尔，除了在法院审判室里走来走去，时儿向新德里的奥姆·梅塔打电话，时儿给在勒克瑙的北方邦首席部长和首席秘书打电话，时儿给在德里的内政部长打电话之外，也别无他法。年轻的县长维诺德·马尔霍特拉不怕压力，按时正式宣布了选举结果。“英迪拉·尼赫鲁·甘地夫人，”他念道，“十二万二千五百十七票……拉吉·纳拉因先生，十七万七千七百一十九票。当选。”

甘地夫人决定就寝休息了。

那天上午甘地夫人起身后看来有些慌乱和坐立不安。有位来访者觉得，她似乎不知如何来适应新的环境。但随着党内同事们接踵而来，向她表达对她的信任，她才渐渐镇定下来。她一眼看到G·S·狄龙和拉吉·巴哈杜尔两人十指交叉地站在那里，听到他们讲只有她才能拯救国大党，这话是多么令人宽慰！国大党主席德夫·坎特·巴鲁阿似乎有点不如以前那么恭敬了，但说话仍然得体，不管他是真心诚意还是口是心非。“国家需要你，你应当继续从事政治活动……”她逐字逐句地倾听着，观察着每一个人的神色，对每个人都在作出估价。“那批耗子会从沉船上逃走，”桑贾伊曾经这样警告过她（注）。他的话现在对她来说份量重得多了。她得小心翼翼，每迈一步都得留神。

注：见一九七七年九月一日——十五日的《今日印度》。

三月二十二日，她向代理总统B·D·贾蒂递交辞呈之前，召集了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她的同僚中，有好多已在选举中被清除。他们正式表明“十分赞赏”她的“杰出贡献”。她自己发表了辞职后的第一个声明，其语气更娓娓动听和谦虚了：“人民的集体判断必须受到尊重。我和我的同事们恭敬地、毫无保留地接受人民的裁决。”接着，她以一位真正的民主派的姿态向新政府表示愿意进行“建设性的合作”。一位记者充满感情地写道：“这位在印度当代历史上经历了许多政治动荡的坚强的女豪杰，承认了她在 대선中最后一次战役的失败，当她按惯例最后了结她十一年历史性的、引起很大争论的统治中的遗留问题时，她显得安详而尊严。”

听起来她似乎要退出政界——至少退出一段时期——事实上这也是她给许多人留下的印象。她没有明确谈自己的计划。她对几位同事们说，她还没有决定她要搬到哪里去住，以及怎样谋生。几个星期之后，她对一位记者也是这么说的。

（注）她正在“找房子”，有许多行李要整理。她含糊其词地对几位同事和支持者谈到，她打算到慈养院^①或合拉登的僻静处独居几个月，似乎为了向世界表明，她真的缺乏资金。她还煞费苦心地散布说，有一家工业企业主动提出要负担她的家庭费用。

注：见一九七七年四月七日《政治家报》。

① 慈养院为圣雄甘地在争取独立运动中在各地建立的慈善机关。它收容孤儿，特别是无家可归的女子或堕落的妇女。院里经常请一些知名人士来演讲、上课或帮助工作。

她作出隐退的姿态是个深思熟虑的花招，目的是摸一下她党内同事们的意图，了解他们每个人所持的态度。她虽已失去了政府职务，但无论如何不能丢失对党的控制。她了解她的党内人士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她很有把握地相信，没有几个人敢于对她的领导提出挑战。她已经看清了自己的敌人，特别是那些一直在攻击她儿子的人。“对桑贾伊的攻击就是对我的攻击，”她早就这样宣称。现在更是这样了。对于攻击桑贾伊的人，她是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

这些人中有苏巴德拉·约西。长期来她曾是甘地夫人所信赖的朋友，但她开始批评桑贾伊·甘地在紧急状态期间的活动后，她就激怒了他的母亲。现在甘地夫人失败了，同情之感涌上了约西夫人的心头。她想去向甘地夫人表示悲痛，那怕是看在过去的情份上。她鼓起勇气，来到甘地夫人的住宅。（注）她刚刚被引进一间房间，甘地夫人就象一阵风似的进来了，双眉紧蹙。有好一会，她就站在那里，一声不吭。苏巴德拉·约西终于鼓起勇气问道：“我可以坐下吗？”

“坐吧，”甘地夫人没好气地说。两人都坐了下来，彼此相距很远。

既然甘地夫人一声不吭，甚至对她的来意都不问一下，约西夫人再次鼓起勇气说：“我来是想向你表示，对于你的失败我感到多么难过。”

“我讨厌虚伪，”甘地夫人冷若冰霜。

注：源自苏巴德拉·约西同本书作者的谈话。

“相信我，我真的感到痛心……”

“这就是你在我背后插上一刀的原因？”甘地夫人反唇相讥。

这是个意想不到的指责。苏巴德拉·约西可以猜到甘地夫人是指什么。仅在一天前，约西夫人和一些观点相同的朋友曾要求国大党主席对青年国大党和桑贾伊小集团的“不端行为”进行调查，对那些造成国大党失败的人进行惩罚。显然甘地夫人对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予以密切注意。

“我确实认为，你容忍班西·拉尔之流是毁了自己。”

甘地夫人立即打断了她的话，怒气冲冲地说：“居然说我是照班西·拉尔和其他人的旨意行事，这对我是最大的污辱！”

“我从来都不想损害你和我们的党，”约西夫人说。

“我不知道你的动机是什么，”甘地夫人不耐烦地回答。“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她不客气地说了声“再见”，就一阵风似的走出了房间。

苏巴德拉·约西和她的同事德斯·拉吉·戈哀尔(注)不断与德夫·坎特·巴鲁阿、布拉玛南德·雷迪、奇·苏布拉马尼雅姆和党的其他高级领导人接触，对他们说，他们以及党都应当明确声明，甘地夫人和桑贾伊周围的小集团应对选举的失败负责。但约西和戈哀尔发觉这些领导人不是动摇不

注：德·拉·戈哀尔原是全印国大党委员会委员，材料来自他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定，就是缺乏勇气。他们都是甘地夫人的朝臣和奴隶，是一批早就失去了自己人格的不要脸的家伙。尽管其中有些人在自己的客厅里也对她大肆批评，有些甚至还对她进行痛骂，但大部分人却偷偷的想得到她的青睐和支持。“咳，我们大家都有错……”他们支支吾吾地对约西和戈哀尔说。连耶·巴·恰范都说话谨慎，避实就虚。他已从甘地夫人那里得到暗示，她将支持他领导国大党议会党团。这一职务是部长级的，将来还有可能会被召去组织政府。虽然目前还看不到有这种机会，但可能性还是有的。

约西夫人和她的朋友的努力一事无成。谁都似乎不愿意为大家的利益而承担风险。但他们认为假如避免直接提及甘地夫人，而只是集中批评小集团，那就会赢得支持。三月二十一日，他们给国大党主席写了一份请愿书，要求进行调查，找出罪人。他们四出找人签字。但仅有少数几个人似乎愿意在请愿书上签字。曾辞去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副校长职务、因竞选人民院议员而失败的K·L·斯里马利、大德里市委员会主席米尔·穆什塔克和执行委员勃赫尔及其他少数几个人同意了。但党内所谓的骨干却没有一个同意的。“巴鲁阿说，她（甘地夫人）对失败负有责任，但他不准备发表声明。事实上，只有斯瓦兰·辛格一人自有主见，不为她辩护。”

（注）

第二天，举行了选举后的第一次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会

注：同上页注。